

稽古堂訂正續齊諧記

梁 吳 均 撰

明 高承埏 較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
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
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
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
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
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
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
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
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

嵇康

詩云翩翩鳳
轄逢此網羅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

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
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
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賴是人不如木
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
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
云三荆

歡同
殊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
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

所困竇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
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
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
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
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
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
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
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薨時有

大鳥降人皆謂真季招也

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
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
嗜鮠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鮠魚懸置岸上
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
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
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屏始不得返非但喪于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

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

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
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
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
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
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卽
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囊
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見衆鳥集無

復驅者潛後以此囊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
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
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
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
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
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
歌云芒籠困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

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
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
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
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
側云脚痛求寄鶯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
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鶯並

坐鶯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
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
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
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
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
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
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

續齊諧記
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頽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筆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

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

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

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冶爲城陽令

柱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

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

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

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
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
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陪言絕失之成如
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
自此始也

吳興故鄞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
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
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

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
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
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
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
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
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
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
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
鍼腰日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
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
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
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
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

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
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
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
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請豈能
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
深會女心乃曰但今有疾何患不得水傾請婢
于遺取漿漿爲飲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

彈冷冷更增楚絕乃令婢于歌繁霜自解裙帶
繫空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
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
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闌夜已久遂相倚燕寢竟
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
曰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
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
在焉篋篋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
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
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
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稽古堂訂正續齊諧記

終

終身可謂

111111

1111

1111

111111

稽古堂詞正江淮異人錄

宋 沈陽 吳 永 樂

明 曹 學 高 承 運 張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號於江表為教冠

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未嘗不攻作而常新

所為麤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詩苑以聖青腫臭

腐俄而復活學止於宜爾爾元觀自宜之歛時

左 蓬 是 人 是

道士解修然亦往歙州至城門題之與同行修
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道旅郊續至修
默隱身潛窺之見鄉人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
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
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
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
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
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

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
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
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
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
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
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
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
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

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床皆薰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翱者，爲池州法掾。郊適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

比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極，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

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逕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至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侯侯素知其名方之郊乃極口怒罵虞侯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

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塋舉棺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抱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中夜忽起謂人曰

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不聽我不得眠人皆莫
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
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
自責其人曰未省我有何過錢曰爾深思之其
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
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食之乃
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
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

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
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
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為讖語說方
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吳氏
有江東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
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

江浦異人錄
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
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
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
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
晚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
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
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
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

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
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頰池
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
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
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
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
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恠及與之語
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

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
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
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
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
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至於什器皆盡取之
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
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
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

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
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
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竟還之羣盜亦皆從
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
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
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
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
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

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
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
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
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
食案須人退于及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
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

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
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
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
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
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少年如言須臾困睡及覺
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嘗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

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
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
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
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
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畧曰插花飲酒無妨事
樵唱漁歌不得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
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
求于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

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
翁媪而已旦持一筐輩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鄰
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嚙之須
臾輩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
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
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

發視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

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黯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

乃取水銀以唾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
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
信下妾之術今日而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
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
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
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
全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
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錠銀而刀迹

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
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
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過於人南
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
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
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
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
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

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
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
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
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
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
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復
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
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
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
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
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
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
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
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
其事備爲余言

潘宸

潘宸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宸敬其老許之時大雪宸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宸甚恨其少不得偕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宸驚益敬之及至岸謂宸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宸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

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宸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宸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宸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旣至宸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旣

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石復如
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
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
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
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舉一字則誦之
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
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
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
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
親識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
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
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
刀以往處士刀邊以手抑按之謂女曰汝但持
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

如言雖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
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
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
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
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湖
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
亦出觀之見翁媪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
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媪仰皇慟哭翁爲下十數
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
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鉅弟也性冲淡樂道
未嘗見其喜怒人或于之亦不以介懷旣貴盛
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

意及去誤着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
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典銓公鎬
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
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
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
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
冉而昇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
有婦人爲鬼所附着家人或髮鬚見之一夜其
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
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
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
與鬼神爲讐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
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
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

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
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
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着自言曰樹乃我
之所止汝今見伐我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
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
靡所不至其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
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
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

我已知矣尋而人至譚之曰汝可於鄰里中覓
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江以方
寸紙署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
失又嘗有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
爲穢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
使去之如言三日開視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
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

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

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
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
移於玄武湖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
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
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
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室中驚起
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
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
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
家人或就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其於撫
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
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
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
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

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
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
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
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
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諷不知悟果敗
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其百歲實亦不

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
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
嘆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
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
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爲
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
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
殮而遍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因口大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所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言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鎮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駕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

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

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厨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滌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及此平頭也後敬滌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
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
繩床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
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塋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
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

言乎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
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
汾執而杖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
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
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
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

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
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
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
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
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
青衣曰此人必今夕爲盜宜備之鍾不甚信
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
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

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
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未獲殺昌化城中驚擾焉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陳某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
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說冥府中事或言
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主保宜者唐未爲
閩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潮死其
孫侃嘗言閩中有人乘船渡海一食其舟中從

之曰曰是書之先父在木府有冥職言其家事
書前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鎮事將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
一曰坐窗下時雨霖泥溼而微有路見一小兒
賣鞋狀甚貧實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墜
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
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汚有書生過

憫之爲償其直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
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
大奇之因留之宿夜與語成誓入內及復出則
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
且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
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
不見累乎書生曰無咎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掉
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

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
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閑而失所在

糝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入營都巡警至糝潭憇於江岸
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
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
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栢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胥廣
穎長準秀目勤筆而寡言大曆四年四川潰將
楊林爲灋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
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
栢庭年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
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栢庭因山寶願師事
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栢庭志
洞源辭以栢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栢庭母在

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
源許之後亦時給栢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
正月栢庭喪母既塋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
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而飯之七月
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栢庭持裝橐栢
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
携栢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
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一百餘里洞源遽曰香

爐捐主人奈何栢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
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
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
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栢庭山中植果藥踰
二十日洞源來栢庭一不語之答曰自尊師
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
見石室石床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
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栢庭於藝圃中得一

碁子捧而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
爲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
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
錄開囊緘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
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旣未決信竟不
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洞源命栢庭河
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訝之來何
遲栢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

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栢庭不敢由是晚三
十日朝褫常所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跪足履
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巖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旣
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
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曰
何爲不可栢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乃今不可
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
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

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詵
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詵睨栢庭曰童子今日
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
陳景昕譚伯璉偕圍矚栢庭服短布衣烏縉巾
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
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
乎求之無踪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
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仙

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
道士巖薜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
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
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
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
送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
是日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鉢函
蓋貯素書直來及門舉一足履闔冷然

爲誰答曰瞿栢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
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栢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
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栢庭來乎洞源唯唯
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
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
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迹皆怪
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
迺談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

漁人曰栢庭有同學陳景旸已五徙居今復爲
桃源觀道士易名爲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
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
命迂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
旸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水顏雪膚皓髭蒼
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
旣至休館徐徐問所惑景爲具辯因裂牘直紀
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

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稽古堂訂正江淮異人錄

終

異常驚駭之事世所罕睹而稗官者流
往往形諸簡冊連篇累牘罔克殫紀然
其間亦有得於見聞之真者若曼倩之
於漢武左慈之於魏武載在信史尤爲
昭著二帝皆英雄豪傑之才豈獨不能
察於此耶蓋宇宙內事何所不有局於

一隅者輒以宣尼不語爲證多見其陋
也已吳淑在淳化間以博洽稱則斯錄
所纂亦不可謂盡誣也嘉靖癸卯人日
吳門伍忠光跋

正嘉間揚山顧氏舊刻此錄歷禩旣久
流傳已甚余比始見之其中舛譌漏落
讀之舌不勝橋如以口大二字作吳字
以百字作一日二字尤資大噱幸郡中

有道藏獲假比勘凡增改四百七十餘
字庶稱善本此錄楮才三十而誤且至
是不得藏本往往輟卷耗然如醒猥云
思誤一適豈篤論也崇禎乙亥脩禊日
攜李高承埏識

